

我那心爱的计算器

李秀丽

2008年4月25日于芝加哥

今年是77, 78级入学三十周年纪念, 回忆起当年的人和事及文物用品, 样样都是这么亲切。那时代的课本, 32开, 薄薄的纸, 载着这么多深奥的内容, 那时用过的水桶, 脸盆, 搪瓷饭碗, 那独特的风格, 恐怕现在可以在博物馆里牢牢地占据一席之地呢。

这么多年流离颠沛, 丢的丢, 失的失, 加上当年拎个箱子漂洋过海, 容不下半点儿女情长, 没法装进箱子的东西, 不管多重要, 一律狠心留在国内, 以至于在95年第一次回国时才把当年与先生的情信从娘家带回来。去年我先生回国, 从他娘家找回来了我们的结婚证。是他的那份。我的那份, 出国时那个小箱子, 还是一定要装下的。

那边厢西工大的校友为了弄一本30周年纪念文集, 忙乎忙乎在找30年前的文物。准考证, 录取通知书, 旧照片等, 找到了不少。我们这里也翻箱倒柜, 看能贡献点什么。无奈是时过境迁, 真是有心无力。大主编芦苇提到了她的计算器, 跟我的一模一样, 可她的早就不工作了, 而我的呢, 昨天还用来算助手的工资。我这可爱的计算器, 当年与我的结婚证一起放在箱子里, 漂洋过海, 忠心耿耿地为我服务近30年, 还在默默无闻地奉献, 不写一写真是对不起它。

这个计算器的牌子是CASIO COLLEGE fx-80 scientific calculator. 78年进大学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是带计算尺, 计算器刚开始是稀品。入学两个多月后元旦, 一个亲戚从香港帮买这个计算器, 当时是100港元, 38人民币(或者是42人民币, 记不大清楚了), 我父亲付的钱。有了这个计算器, 做功课当然是方便多了。记得当时计算器上所有的功能, 全都用上。学电工学这门课, 极坐标与直角坐标转换, 方便得不得了。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均值, 阶乘, 要什么有什么。付立叶变换, 那sin, cos是必不可少的。想想那个时候, 我自己也竟然像我现在的game boy儿子一样, 不用读说明书, 按按这个键, 按按那个键, 与同学交流交流, 就精通其功能了。这分钟盯着这个计算器键上的符号, 有很多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如何使用了。现在老了, 每两周用它来做出纳, 给助手算算工资, 记流水账, 只剩下加减乘除的份了。

我这个计算器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几乎不用换电池。印象中这30年来也没有喂过它几次草, 上次换电池已经记不得是几年前的事了。记得当时我买了这个计算器不久, 荧光屏的计算器变得很普及。一个好朋友买了一个荧光屏的, 刚开始很神气, 没多久就被这不省油的灯弄得不胜其烦了。当时大学功课多, 计算器用得, 荧光屏的计算器好像一两个星期就要换电池了。

这计算器, 30年来帮我拿了一个本科, 一个硕士, 一个博士学位. 在海运学校教书这两年, 复习考研究生, 也少不了用计算器。在广东工学院教书四年半, 每天忙碌教书育人家的儿, 还生育自己的儿, 基本上是不用计算器的, 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出国留学, 还会记

得把这计算器带上。来到 UIC 读博士，有一门课是多刚体动力学，要解很多大矩阵，也有很多微分方程，任课教授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计算器，你们可以买最威的(the most powerful) 的计算器，把整个矩阵输进去，按一下键就帮你解出来，我一样算你们的成绩。”我才知道现在 the most powerful 的计算器可以一下子解一个大矩阵，并可以显示函数图像。不少学生利用这个便利，课上起来容易不少。我没有想到要买一个这么 powerful 的计算器，还是用我的老搭档，吭吱吭吱地解矩阵，吭吱吭吱地解微分方程，硬是读了个 A 下来。

后来在公司工作，主要是搞有限元，平时也做一点实验处理一些数据，老板看我用一个这么老的计算器，对我很关照，问我要不要买一个 the most powerful 的计算器来用。我说这个计算器就很好用了，无需花钱另买一个。他还是为我买了一个德州仪器出的 the most powerful 的计算器(不记得是 TX 多少了)。我把它扔在家里，从来没动过它，三年后大儿子 Jerry 读五年级，开始用计算器了，先生把这个 TX 计算器找出来给他用，Jerry 如获至宝，一个小学生能用这么 powerful 的计算器，在同学之中是多么光彩呀。所以他经常在学校 show off 他的计算器，装作是一付学问高深的样子。很快，这个计算器就丢失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从他这第一个计算器到他高中毕业前，他不知丢了多少个 TX 的计算器，都是一百多美元一个的。普通的在 Walmart \$10 就可以买到，先生买了不少 \$10 一个的计算器，家里楼上楼下都是，唯独 Jerry 只认 TX 的。他上高中时，可能是有同学盯上他，每次他去学校的体育馆，若不看紧他的书包，就会被人偷去一个计算器。那时我们认为他上高中确实是要用计算器，又不得不给他买，弄得我很恼火。我忆苦思甜般训他：“你看妈妈，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计算器，帮我拿了三个学位，跟我干了三份工作，现在又帮我做自己的生意，你高中文凭都没拿到，就丢了这么多个 the most powerful 的计算器，这是最后一个，以后再丢，你自己买去。”似乎那次训话管用，从那天起到今天，他拿了高中文凭，现在读大学二年级，还没有叫我买过计算器。

我办的这个补习学校，在学生报名这一天，我就说明这个数学课程，是传统的数学课程，用传统的方法，只用纸和笔进行计算，不用计算器，计算机，不数手指脚趾，不数线条不数点，如果跟着这个课程上，做到微积分，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都不用计算器，学生和家长都叫好，所以凡是数手指的，不管是几年级，一律从 1+1, 1+2 做起。因为如果给大一点的数，学生肯定要数手指，或者要用计算器。我为人师表，办公桌是没有计算器的，心爱的老朋友，只能留在家里，我也只能在家里按计算器。在学生面前，还是老老实实，用纸和笔与学生一起做題。

我这心爱的计算器，我这可靠的老朋友，望你永葆青春，陪我工作到晚年，到时我真是老了，现在还用加减乘除，到时恐怕加法都不会了，老人成小孩，大博士变成幼儿园学生，只有我这心爱的计算器，肚子里的墨水永不褪色。